

百 家 园

《伤寒论》中的七日自愈

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人体的一些时间节律,当代称之为生物钟。《内经》有年生物钟、月生物钟、周生物钟和日生物钟。《伤寒论》的“七日自愈”之说就是对《内经》周生物钟认识的发展。

《内经》中曾有以七日为疾病转归观点的论述。《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间。”《伤寒论》第八条称:“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言病气在经络中循行到了尽头,故其主证头痛到第七日可以自愈。王叔和《脉经》继承了这种认识,又提出以针刺截断阳明经传经为治。《脉经·卷七·病可刺证第十三》文曰:“太阳病,头痛至七日,自当愈,其经竟故也。若欲作再经者,当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七日自愈,把临床经验提升为理论,与《易经》的“七日来复”有关。按象数易学家们的解说,“七”是“今阳爻之象”,故《复卦》及其《彖传》的卦爻辞均有“七日来复”。如《彖传·复》:“七日来复,天行也。”认为阴阳变化有一个七日的小周期,是自然规律。《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以六七日间符合《易经》“七日来复”。《伤寒论》既为“述经叙理”之“论”(《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张仲景的此条可谓合《内经》、《易经》的的经旨。汉魏时代以“七”为吉祥,《东方朔占经》和《岁时书》都以七日为“人日”,言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把灵辰大吉的正月初七定为“人日节”。南北朝诗人薛道衡的《人日诗》名传千古,诗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一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古代还开展“人日登高”的健身活动。《汉书·律历志》,用七为三才四时之始来解释七的重要性,说:“七者,天地人四时之始也。”晚清经学大师俞樾在《文体通释叙》中说:“古人之词,少则曰一,多则曰九,半则曰五,小半曰三,大半曰七。”汉魏学者自谦,言能通晓大半,故书名篇名多用七,如枚乘《七发》、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桓麟《七说》等等。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言: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也系自谦而又有数之喻。《伤寒论》著于素尚言“七”的时代,自愈之日的病情又与七日来复相合,便将“七日愈”写进条文,这也是文化情愫的体现。但更主要的是,古人认为“七”是气化规律的概括,这是对《易经》“七日来复”的发展。宋代戴侗在《六书故》中说:“凡自无而有,自有而无,皆曰七。气化曰七,形化曰变,《易》曰变化者,密移而迹泯,变者革故而其迹著。”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续稿卷三理类·七数》中说:“天之道惟七,而气至六日有余则为一候,故天道七日来复;人身之气惟七,六日而行十二经络有余,故人之疾至七日而轻重判焉。”无独有偶,古埃及在六千年前也有“七日神力”的七日周期的理念;在四千年前的巴比伦,也将一月分四段,每段七天;传至古罗马,在公元前即有七日为一周的历法了。

当代科学家对七日节律的规律研究又有很多新认识,上世

纪80年代,郑军和傅立勤等学者分别在《太极太玄体系》和《干支纪年、五运六气与太极》中,通过天文计算,得知一年有53个月亮单位,每个月亮单位6.89天,近似七天。说明以七日制为一星期(周),其理论来源于近月点而非朔望月。一年有53个星期,从而认为人体的七天节律是月亮节律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积淀的天文特征。七日愈是气化的转机也能取得现代病理学上的支持,一般来说,炎症的发热,经变质、渗出、增生的病理过程,大抵在七天左右。近些年来发现,人体内有许多物质是以七天为周期循环变化的。可见《伤寒论》的“七日自愈”是临床经验、文化和科学三方面综合的结论。

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100700) 孟庆云

浅谈恶性肿瘤因于寒及其临床运用

活血化瘀、化痰软坚、清热解毒、补虚扶正是临床肿瘤治疗的常用方法,在具体的治疗过程中,早期肿瘤多清热解毒,早中期多活血化瘀,晚期则人体正气耗损,采取补虚扶正之法。但是传统的关于肿瘤“因寒而生”的中医理论却往往被所忽视。

关于肿瘤,早在《灵枢·百病始生》就有“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矣”的论述。《灵枢·水胀》又云“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息肉乃成。”“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衄以留止,日以增大。”认为肠覃、石瘕的形成与“寒气”所客有密切关系。《素问·调经论》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涩而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素问·举痛论》又有“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故缩昔而成积矣。”《灵枢·百病始生》“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症瘕病者,皆由久寒积冷。饮食不消所致也。”清·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中也说:“积聚症瘕痞癖,因寒而痰与血食凝结病也。”关于肿瘤的治疗,《医学入门》指出:“积初为寒,宜辛温消导。”清·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配以川乌为主的小金丹治疗乳岩阴疽等。《王旭高医案》提出“积聚之证,大抵寒多热少,虚多实少,桂枝、肉桂、吴茱萸为积聚之要药,……盖气温则行,气寒则凝,运行其气,流通其血,为治积第一法。”现代一些学者也认为,寒瘀毒结为肿瘤最常见的证候类型,且发现温阳法在临床上也有较好的疗效。

寒邪分为外寒和内寒。所谓外寒主要指外来寒邪。内寒则是机体的阳气不足,失却温煦。两者之间又互为因果,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阳虚内寒之体,容易感受外寒;感受外寒,积久不散,又能损及人体的阳气,导致内寒。表现在肿瘤的发生上,无论是外在风寒的侵袭,寒湿侵袭,寒食伤及中阳,进而伤及肾阳,还是素体脾肾阳虚,易感受外寒,最终都导致人体阳气的虚弱。而人体的血气津液,皆有赖于阳气的温化推动,阳气充足则血气津液得以温化推动,运行宣畅,阳气虚则对其温化推动作用减弱,津液精血的运行滞迟,阳气虚则寒邪更易侵犯,“寒性